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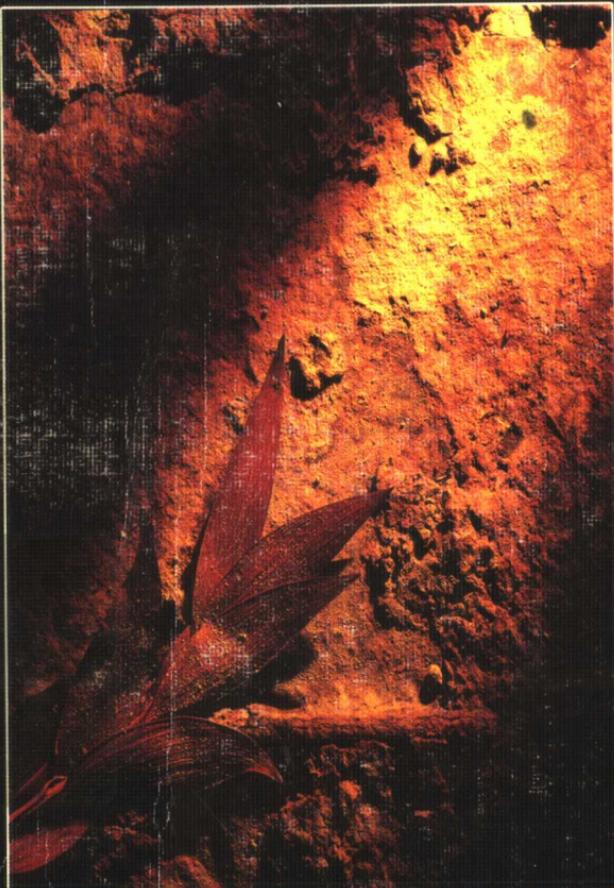
我希望那些曾和我并肩战斗的战友，逝去的永远安息。

健在的健康安宁，永葆革命本色……

# 见证历史

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的时代

● 谭云鹤 著  
● 中国工人出版社



JIANZHENG LISHI

# 见证历史

——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的时代

谭云鹤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见证历史/谭云鹤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ISBN 7 - 5008 - 2673 - 7

I . 见... II . 谭... III . 谭云鹤—回忆录  
IV .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622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 wp - china.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2.50

印 数: 001—3000

定 价: 21.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写在前面

——我的钦佩与感动

谭老的这本书稿是一个热心于口述史研究的朋友推荐给我的。说实在的，拿到这部书稿的时候，我很没把它当做一回事——很多人都热心于写书，写回忆录，但很多回忆录都是一些应景的说辞，它们并没有给我们一些独特的东西，让那些已经过去的时间变得更加丰富和丰满。读到那些书稿的时候，我很心疼我的时间和那些印书的纸张，我常常想：如果我们不出那么多令人味如嚼蜡的书，令得纸价上涨，那些在偏僻的山里的小学

## 2 见证历史

生是不是就不会买不起写字的本本了呢？那些正在生长的林木也会免受砍伐之灾了吧？

但我们常常会做违心的事，因为他人，也因为自己。

这次，我想，我大概又要无奈了。因为这个朋友的情面我不能却过。

我是硬着头皮读起这部稿子的。

但我被这部稿子所吸引。

我时而被书中的故事搞得大笑，时而因书中的事实而沉思。这部书稿没有作家们那些匠心独具的言语，没有精心设计的结构和谋篇布局，有的只是作者谭云鹤老人朴素和真挚的言说，坦折而无私的叙述，那是他革命的一生中曾经上演过的一幕一幕真实的故事，是他所共事过的一个个我们熟悉的或完全不知道但也觉熟悉的人。比如张闻天、欧阳钦、吴亮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比如林彪、高岗……还有，为了投奔延安装成国民党的官员、陕北公学的“列宁饼干”、在地头吃饭却让苍蝇在眼睛里下了蛆……在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百分之百的特务，以及在黑龙江省委时和欧阳钦的争执与友谊，接待西哈努克时的逸事等等，那些是一件又一件往事，那些却是历史曾经的一个又一个断片。对于历史来说，它们是可贵的记忆。对于读者来说，它们是帮助我们认识历史思索今天的有益的阅读。我决定出版这

本书。

由于感动，我把书稿中的有些片段，读给了我的同事岳建一听，结果引得他兴趣大发——他珍惜那些一个个短小的故事，并认为原来的书名《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的时代》不足以承载这些内容，他非常恳切地送给我一个书名，建议我将这本书命名为《见证历史》。

我接受了。

于是，这本书就是一直按照《见证历史》在进行，直到最后，才告诉了谭老这件事。

没想到这引起了谭老的不安。谭老听说用了这个书名，竟然一整夜都在辗转反侧无法安眠。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如他所说，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渺小的人，尽管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事件，却没有资格自称见证历史，那些先于他革命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历史的见证者。于是第二天，他坚决地要求将书名改过来。他说，我只能将它叫做“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的时代”，那些不平凡都是那些老同志们的，都是历史的，我只是有幸和他们共同工作，而决不能妄言见证历史。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在和谭老的接触之中，我深切地感到谭老是一个值得钦敬的老人，在革命战争期间，在和平建设期间，他表现出的正直和智慧都是无可质疑的。

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林彪审时

#### 4 见证历史

度势，决心挥师东进围歼国民党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但在战役进行中，由于担负阻敌主要任务的第6纵队二三十个小时没有消息，致使林彪误以为廖兵团十万大军已逃回沈阳。就在这时，谭老得到情报，说廖兵团还没有跑！他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林彪。但林似乎不以为然。谭老心急如焚，他知道情报是准确的，他知道以他的身份是无权向林彪进言的，更知道再向林彪报告可能要招致批评甚至斥骂，而谭老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谭老毅然再次走进了林彪的卧室……

“文革”初起，林彪大红大紫，谭老却在这场没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受尽折磨。他原本有机会向林彪伸出手求救的，但他没有去沾那个光。谭老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投机、不阿谀，更不会用屁股去决定大脑。

1984年谭老调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专职第一副会长、党组书记。而正是由于他的到来，他的进取精神，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把中国红十字会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里程。这期间，颇让我钦佩的是，他不但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的重要历史时刻周全地处理了难题，保全了大局，坚守了党性，坚守了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还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成功当选了国际红十字会第一副主席，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国际红十会担任如此重要

的职务。而谭老在竞选过程中的那种策略、那种机智不能不让人钦佩。

还有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谭老对他的老师胡昌治先生的深深牵挂。胡先生是谭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曾在白色恐怖中多次被国民党追杀，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后来胡先生在上海和潘汉年一起搞地下工作，解放后却二十四年蒙冤坐牢。至今胡先生以其90多岁高龄和几乎毕生的革命历史，住在上海的一个清寒的小阁楼里清贫度日，无怨无悔，依然忠于他的马列信仰和革命理念。谭老十分惦念他的老师，钦敬之心溢于字里行间，关切之情无法抑制。他同时还深深地关注着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后来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其他一些同志，因而一再倾吐着他对于中国的道路的肺腑之言。谭老的所思、所言、所行无不叫我敬佩感动。

作为一个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了革命生涯的老人，我实在觉得他是有资格见证历史的。但谭老坚决地认为他不能妄言“见证历史”。他认为那样他会在那些老同志面前汗颜。这一次我又为谭老的谦逊而感动。而且对不起谭老的是，时至于此，从程序上来说，书名已经无法改动了。

我只好以此种方式——写在前面——向谭老致歉。同时，为聊慰谭老那颗因真诚而敦厚的心灵，我为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的时代。

## 6 见证历史

不过，我仍然认为，我们都在书写历史，我们都可以见证历史，谭老的见证历史是当之无愧的。

本书编者于 2002.1

# 目 录

写在前面——我的钦佩与感动	001
第一章 埋下仇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	001
第二章 胡昌治的引导	004
第三章 逃过一劫	010
第四章 到重庆去	017
第五章 又暴露了	020
第六章 决心去延安	024
第七章 没蒙过县长	028
第八章 睡猪圈	032

## 2 见证历史

第九章 翻越终南山轶事	040
第十章 这一下可真是到家了	043
第十一章 在陕北公学	049
第十二章 投豆子、点香洞的民主选举	060
第十三章 一年吃三升驴粪蛋	064
第十四章 “我是百分之百的特务”	070
第十五章 作教员也做小提琴	075
第十六章 我要去东北	080
第十七章 真感到世界末日到了	084
第十八章 来到“东方巴黎”	091
第十九章 在明德屯搞土改	095
第二十章 段之平失踪了	101
第二十一章 并非太平无事	109
第二十二章 任务紧急	119
第二十三章 我有了麻烦	133
第二十四章 在高岗、洛甫手下工作	142
第二十五章 给林彪当秘书	147
1. 我不愿意去当秘书	147
2. 那时的林彪	150
3. 辽沈决战内情	154
4. 平津战役	162
5. 回东北局去	167

## 目 录 3

<b>第二十六章 城市中的新问题</b>	170
<b>第二十七章 由省委秘书长到候补书记</b>	178
1. 走马上任省委秘书长	178
2. 反高岗反党集团	180
3. 一个让我深深怀念的人——欧阳钦	181
4. 反“右派”和反“右倾机会主义”	186
5. 修北方大厦和花园邨	188
6.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
7. 接待国家元首轶事	191
<b>第二十八章 我被打倒了</b>	201
1. 浩劫开始	201
2. 四个书记首先落马	203
3. 常委邹向轩的自杀	205
4. 全会上潘复生发难	207
5. 我也在劫难逃	209
6. 几件趣闻	214
7. 干校三年	219
8. “大办”主任	222
9. 被排挤到牡丹江地委	225
<b>第二十九章 在中央卫生部</b>	228
1. 清查刘湘屏	228
2. 重点转移	235

## 4 见证历史

3. 外事活动	244
4. 1982年：整编和“一刀切”	292
<b>第三十章 中国红十字会</b>	<b>296</b>
1. 当时的红会	296
2. 开创新局面	300
3. 当上国际红十字协会副主席	314
4. 访问19国	328
<b>第三十一章 第五次代表大会</b>	<b>374</b>
<b>第三十二章 写在最后</b>	<b>376</b>

# 第一章 埋下仇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

1922年7月15日（农历闰5月21日），我生于四川万县西门坡。

祖父谭文魁，粗识文字，是个卖肉的出身。他舍不得吃穿，攒了点钱，购置了房产和田地。先买了西门坡五间门面瓦房，后又买了15石水田。

父亲谭明盛，号继虞，是个独子，下面有三个妹妹。祖父除让父亲念了10年私塾，又供他上了川东师范学堂。毕业之后，父亲当过万县市教育局督学，后来又改作商人，并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父亲与祖父一样，攒钱置产业，买了28石水田。这些水田全部用来出租，因此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兼商人。

我小的时候，父亲开过纸烟公司，直接从上海进货，倒到本地出售。后来亏损倒闭了。究其原因，是父亲想囤积居奇，好抬高纸烟价格。谁料想遇到连绵阴雨，纸烟发霉。只好雇一些临时工，把纸烟剥开晒干，卖烟丝。我四五岁大小的时候，到纸烟公司去玩，还亲眼看见女工剥纸烟的场面，给我很深的印象。为这件事，母亲把父亲埋怨了好一阵子，因为父亲不听母亲的多次劝告，才落得这个下场。

## 2 见证历史

纸烟公司倒闭，大损元气，父亲赌气在家，一呆就是两三年。以后与几家亲戚，向政府投标，包了肉税局。父亲入股不说，又当上了局长，还挣一份工资。包了几年，开头油水还不少，但因外人看到有利可图，大发红眼病，标底年年抬高，后来就没有多少赚头了。干了五六年，父亲又投标改包川东9个县的硝磺局。仍然是几家亲戚合伙，父亲当硝磺局局长。小赚了三四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飞机轰炸，全家躲到乡下，父亲也就只好弃业，待在家里，直到我离家到重庆去。

我有8个兄弟姐妹，前面3个都是姐姐，我排行第四。祖父祖母、父母双亲对我这个长孙、长子自然是特别照顾的。

1928年春，我上了万县县立第一模范小学。校址就在万县旧城的西门口内。说来好笑，因我上学时才5岁半，胆小怯生，头两天二姐、三姐带我去上学，我就赖在她们班里，不敢到自己的教室里去，几天之后才适应了。

读了4年初小，我接着在万县第一完小读高小。在念高小时，我那个班里还有两个已结了婚的女同学，现在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同学叫李阳秀。另一个姓贺，名字忘记了。

念初小时，音乐老师给我们教了一首歌，歌词我还记得清楚：“东方岛国，日本倭奴，心如毒蛇窝。甲午之后，累累欺我，视为好欺果。占我台湾，又占旅顺，更想东北土。假如以后再不抵抗，中国成印度。”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那位老师来上课，流着眼泪对我们说，我看报上，日本鬼子把我国东三省占去了。当天，他连夜编了一首歌教给我们学唱，歌词是“东三省，我国土。日本人，强占去。二十年（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九·一八。牢记在心中，一定要报仇”。他还领着我们到街头去演唱，以激发民众的爱国心。也就从那时起，在我心里埋下了仇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

两年高小上完，因我年纪小，身体瘦弱，又常尿床，而当时

的中学都是要住校的，家里人不放心，就让我在附近的一个秀才办的私塾读了一年半。主要是选读《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和《左传》。这都是父亲指定我要读的。

1935年秋，我上万县县立中学。读了一年，就转到了私立豫章中学。在进初中后，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寇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战争。老师也教了我们一首歌，歌词记不全了，但最后几句至今未忘：“淞沪幸存，国难未已，还待后世奋起”。整个歌调十分沉痛。

抗日战争的爆发，对我的思想影响极大，使我开始步入革命思想的启蒙阶段。

念高小时，我就爱看书，礼拜天常常跑到县图书馆或县文教馆去。不过，那一段主要是看武侠小说。念初中一年级后改看爱情小说。初中二年级以后，我喜爱上了文学。家里给的零花钱，差不多都让我买书了。此后我读了不少鲁迅、高尔基、巴金、郭沫若等人的著作。鲁迅喜欢毛边书，我也到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专挑毛边书买。巴金的著作，如《家》、《春》、《秋》自不待言，包括他翻译的《丹东之死》等，只要买得到，差不多我都有。日寇侵华，国共合作，国民党还比较开放，这使我有机会看到一些有关共产党、八路军的书刊，比如《解放周刊》、《西行漫记》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特别是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王合篪，我们两人都爱好文艺，关系非常亲密。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哥哥，是共产党员，1927年蒋介石清共后，他哥哥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当地组织飞行集会、搞暴动，被国民党抓去杀了。他从家里偷偷把他哥哥藏下来的书刊《创造月刊》、《拓荒者》和蒋光赤的著作带给我。1938年3月，王合篪去了延安。他到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还给我写过两封信。我虽然也有过和王合篪一同到延安去的念头，终因信念不坚，年纪太小（那时才15岁）而没有走成。

## 第二章 胡昌治的引导

1938年夏，我初中毕业，为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全家搬到长江南岸尖山子，租了一家中农的三间瓦房住着。房主叫陈康明，其父已去世，家里有母亲、妻子和一个尚未出嫁的妹妹。他家还雇了一个十来岁的放牛娃。陈康明自己耕种几亩田地，他又有做挂面的手艺，就自建了一个用牛拉碾子的小磨坊，但活儿主要是由放牛娃去干的。有时候，我闲着无事，也帮他们用脚蹬着箩筛筛面。这样在乡下待了半年。

第二年年初，由上海迁来的私立国华中学招生。招生广告贴出不久，社会上便纷纷传出“国华中学是带色彩的”（即共产党办的）舆论。这时二姐、三姐已从万县女中毕业，正在炕家湾川东师范学校念书，读了不少诸如艾思奇的《哲学入门》、《解放周刊》等共产党人的书籍刊物，思想比较进步，还参加了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她们说：“管它色彩不色彩，我们是去读书的。”这样，我就下决心投考了国华中学高中部。

国华中学因要躲避日机轰炸，在离县城60里地远的合口场附近，靠长江边上，租了一个姓钟的大地主的几个院落，又新建了一栋二层的楼房作教室。即使这样，三四百学生还是住不下。